



打开卫星地图，目光投向中国大地的西北一角。一片荒芜的土黄色调之中，阿拉套山葱郁的绿色折出层层褶皱。在这条坐落于新疆北部的山脉中间，隐藏着一个小点——这里，便是新疆博尔塔拉军分区玉科克边防连。

一座白石山，一群戍边人。一茬茬官兵来到这里，驻守在这里，将青春的足印烙刻在这里。大山里的岁月不寂寞，大山里的兵有情怀。玉科克边防连四周，漫山的樟子松笔直苍翠，顶着凛冽的风雪，矗立在祖国西北的边防线上。连队官兵的身影，仿佛群山之间挺拔屹立的松树：为了守卫脚下的土地，他们用自己的身躯，为祖国和人民抵挡风雪。

走进新疆博尔塔拉军分区玉科克边防连——

一座白石山 一群戍边人

刘炳坤 樊江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国鑫

特稿

大山里的水

“01，01，发洪水了！”深夜，寒风刺骨，暴雨来袭。连长路鑫的对讲机中，传来监控值班员裴豫超焦急的报告。正准备休息的路鑫赶忙向官兵发出紧急信号。他大步跨出房门，边穿衣服边组织官兵拿器材。“大家跟我来！”领完物资，路鑫带头向外奔去。营房西侧，那座储存着山涧流水的水窖，存放着连队官兵的生活用水。如果水窖被堵塞，全连吃水就成了问题。爬过一个陡坡，来不及喘息，路鑫率先跳入湍急的河水。他迈开大步冲向水窖，突然，脚底一滑，摔倒在冰凉刺骨的水中。路鑫的左手被尖石划破，鲜血直流。他顾不上看一眼，爬起来甩了甩左手，接着向前跑去。凌晨4时37分，水窖终于抢修完毕。路鑫回到宿舍，脱下了湿透的外套，把冻僵的双手放在暖气片上，跺着双脚取暖。“我在这大山中待了11年。”大山里的日子寂寥又单调，路鑫经常感慨时间飞快。那些或平淡或惊险的巡逻路，占据了路鑫这段戍边岁月最重要的部分。

路鑫还记得，自己初来边防时历过的艰险。第一次乘马执勤，“马在前面跑，人在后面追”；一次勘界途中，他险些掉入百米悬崖，幸亏抓住了一棵骆驼刺。“当时感觉自己就要‘牺牲’了，心脏怦怦地跳个不停。”路鑫说。连队里，日常运转事无巨细。时间越长，路鑫愈发感到人的重要：“连队虽小，功能齐全，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。”寂寥辽阔的群山，恶劣艰苦的环境，让连队官兵“被迫”掌握了许多必要的生活技能。漫漫长冬，天寒地冻，山涧里的河水边流边结冰。司炉工谭健每天都要拿着十字镐去给水窖砸出一条通道。因为饮用的泉水水质偏硬，为了保障水电无法规律睡眠，年仅23岁的谭健早早谢了顶。来连队干活的工人，常常亲切地叫他一声“秃电工”。谭健总是微微一笑，不把这些放在心上。他一次次拒绝了连队调岗换位的建议，只闷头干着自己的工作。一天夜里，室内训练场暖气管突然爆裂。此时，室外是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。哨兵赶忙去叫正在熟睡的谭健。听到喊声，谭健一个激灵猛地从床上坐起，穿上鞋就向训练场奔去。披上手套，他抱起水管，乒乒乓乓地奏起乐来。管道水肆意喷洒，溅湿了谭健全身。一番埋头修理，暖气得以恢复。从室内训练场返回连队，短短几十米，谭健身上温热的暖气水就变得透心凉。回到宿舍，他把湿漉漉的衣裤搭在暖气片上，重新钻进被窝。上等兵谢增坪来到连队快两年，是谭健的“大徒弟”。距离服役期满还有两个月，谢增坪提交了留队申请。两年前的一个山洪，要不是战友拉住谢增坪，他差点被洪水冲走。两年后，他希望成为连队的水电工。“与玉科克的水‘斗’，其乐无穷。”谢增坪笑着说。

大山里的牛

还没下连时，列兵黄洋就听说，玉科克边防连有头“神牛”。私底下见到新兵班长，黄洋说得最多的就是：“班长，带我去玉科克吧，我想听那头牛的故事。”故事，要从一座哨所讲起。从连队营区向大山里深入，有一座边防哨所——玉科克瞭望哨。它耸立在高高的山顶，四周沟壑纵横，森林茂密。从连队到哨所，直线距离不到3公



图①：玉科克边防连官兵在巡逻中。图②：玉科克边防连连长路鑫（左）在勘界途中与战友自拍记录。

图片由作者提供

这里有我们倔强的青春

玉科克边防连政治指导员 王国鑫

成长横切面

6年前，我是新兵连班长刘仕高的排长。去年，我成了他的指导员。我走上主官岗位，他从连队最年轻的班长成了单位最老的兵。平时，我叫他“老刘”，他喊我“老王”。回老单位第一次执勤，我选择了当年与老刘第一次执勤的巡逻路。这条路，高差近千米，有105道弯。巡逻刚开始，我还没觉得累，毕竟

这条路我曾走过无数遍。直到行程过半，每爬200米，我都不停地停下休息一会儿。没想到，离开一线才4年，我翻这坡的素质竟下降了这么多。老刘还像以前那样“猛”，一口大气不喘，脚底如扎了根般稳健。他来到我身边，果断地架起我的胳膊：“来，我扶你一把。”这一刻，我恍惚回到了还在当新兵的时候。我望着老刘，心中感慨万千：十几年过去，边关的岁月除了给这名老兵脸上多刻下几道皱纹，完全没有改变他的本真。

老刘是个倔强的人。还记得那次巡逻，突遇暴雪。大山里，老刘带着一支小分队，顶着风雪向目的地行进。“班长，雪太大，天气又冷，我们还是就地返回连队吧！”有战友顶不住恶劣的天气，劝老刘带队返回，其他人心里也有同样的想法。“不行，就算下刀子，也要走到头。”老刘不给大家机会，斩钉截铁地说。后来讲评时，老刘对战友们说：“今天执勤遇到困难少走500米，下次就是1000米。边防巡逻必须较真，差1厘米都不行！”老刘的倔强，来自对祖国边关

深深的愛。除了工作，我们俩常常闲聊。老刘总是会提起爱人和女儿，一说起来就满脸笑容，目光中却带着歉疚。他说，前半辈子献给国家，后半辈子陪老婆和娃。遇到刘仕高这样的班长，我是幸运的，也是幸福的。我感动，许许多多像老刘一样的战友，把塞外风雪、边关冷月融进血液，变成生命的一部分，只为守好每一寸山河。我想，作为连队指导员，用文字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，是必要且应该做的——因为，这里有我们倔强的青春。

里，却需要走过11公里的山路。说是山路，其实根本没有路。茂林荒野里山挨着山、树挨着树，连羊肠小道都没有。要想去哨所，只能沿着相对平缓的山坡，一步步往上爬。20世纪70年代，瞭望哨的物资全靠人力搬运，来回一趟就要一天。后来，一头名叫“阿黑”的牛来到连队，担负起往瞭望哨运送物资的任务。这一运，就是风雨无阻的17年。1993年，“阿黑”无疾而终，永远离开了连队官兵。这位任劳任怨的伙伴一生共跋涉3万里，运送物资约200吨，将忠诚的生命永远留在边防一线。今天，哨所前已经修好了车辆可以通行的巡逻路。但重走“阿黑”路，仍然是连队每一名新兵下连时的必修课。列兵黄洋是第一个“倒下”的。负重30公斤，在坡陡近70度、乱石纵横的石崖上，黄洋喘着粗气往地上一坐，身子斜瘫在背囊上。他嘴里反复嘟囔：“下辈子，我再也不当兵了。”旁边的班长李晓鹏想去帮他一把，走到跟前又停下了。李晓鹏深知，黄洋从小家境优渥、娇生惯养，遇到困难爱“撂挑子”，但他嘴上硬，心里也不服输。李晓鹏拍了拍黄洋，淡淡地说了句：“站起来，跟我走！”黄洋心中不痛快，但还是蹲下身背起背囊，继续往前走。他心里也有些打鼓：“班长绝不会不管我，可我一个人落在后面，万一碰上野猪、狼群，还真对付不了。”海拔越来越高，温度越来越低，新兵们腿上如灌了铅一般步履蹒跚。突然，列兵衣力尔江好像看到了目的地，

大声喊着“兄弟们，加油”，说着便一口气向前冲去。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落在山脚，遥远的山峰映出一片红，边陲小城渐次亮起霓虹，脚下的花草随着清风自由摆动。眼前的风景如此醉人。跟踉跄跄间，黄洋最后一个追上来，来不及调整，就拉着李晓鹏问个不停：“那个亮点是不是连队？”“那片是不是八一水库？”“那就是祖国的边防前线吧？”李晓鹏逐一回答了这个问题。新兵。“玉科克，我爱你！”黄洋站在山顶，冲着前方大吼一声，满脸笑容。暮色渐临，山间鼓起了寒风。新兵们坐在背囊上，自觉排成一排，安静地眺望辽阔的远方。此时此刻，不知他们是想起了远方的父母，还是心爱的姑娘？时光仿佛在这里交汇。“阿黑”第一回运物资上山时，战士们高兴地把它围了一圈，有人卸物资，有人给它喂水喂草。“阿黑”忠于职守，将奋斗的岁月献给边防。牛如此，我们可爱的战士亦如此。

大山里的哨

周末休息，吴铭伟去室外晾衣服。硬邦邦的迷彩服整齐地挂在晾衣架上，一阵风吹过，一件迷彩服从衣架落下，直直地竖立在地面。吴铭伟好奇地摸了摸，

蹲在地上笑了起来。“妈妈你看，我们这里的裤子能自己‘站’起来！”他把这个画面拍成视频，分享给了远在广东老家的母亲。西北深山，每一个寒冬都是难熬的。站哨执勤，更是难中之难。下午1点多，太阳才舍得把冬日的第一缕阳光照进营区。大地还没暖起来，寒冷的夜晚又将来临。岗亭上朔风凛冽，哨兵们厚重的棉衣，抵挡不住来自西伯利亚的寒冷空气。“大山里的冬夜，比想象中要冷得多。”望着漫天繁星，中士万伟忍不住感慨。5年前的一个雪夜，万伟奉命执行潜伏任务。鹅毛大雪纷纷扬扬洒落，他和战友就像一群随时准备扑杀猎物的雪豹，隐藏在银白覆盖的山林之间。万伟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周边，战友没人敢大声呼一口气。这次任务持续了3个小时。结束时，万伟的身体早已冻僵。他想要站起来，双腿却不受控制，只能像只青蛙一样，原地划了几圈手脚，慢慢地起身。战友们看着彼此满脸的冰碴，互相拍身上的积雪，紧紧拥抱在一起。入伍以前，万伟打过许多份工。但持枪站岗、守卫边防，一直是他心中“最帅的事”。当看到电视上边防官兵挺拔屹立于昆仑之巅，万伟的目光牢牢注视着祖国疆界，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悸动：“当时就想，我要参军，我要去边防。”谁也没想到，万伟这一坚持，就是整整7年。如今，万伟褪去当年的激情，变得稳重了许多。

“边防无小事，守卫祖国边防，容不得半点马虎。”入伍之后，万伟再没有冬天回到过家乡重庆。不是不想家，而是因为许许多多连队官兵心里：万家灯火璀璨，胜过一家团圆。一个平常的冬夜，星星落满天穹，中士常超普不敢睡熟。他要值的第二班哨，正值夜晚最困倦的时刻。宿舍门被推开，常超普立即坐了起来。站上一班哨的战友看了他一眼，关门离去。常超普利落地穿上军装，整理好装备，对着军容镜拽了拽衣角，向着哨位大步走去。站了一阵子，常超普忍不住原地踏了踏步，缓解身上的疼痛。静脉曲张、腰肌劳损，是边防官兵常患的疾病，常超普也不例外。“久站就疼，去了几次医院，看了好，好了犯。”他说。“我是连队的一员，站岗执勤，天经地义。如果连哨都站不了，我当兵就失去了意义。”常超普心里明白，哨位就在那里，他少站一次，战友们就要多站一回。“我不想让别人替自己承担责任。”那天，常超普发高烧。在他起来准备上哨时，同班的3名战友早已起床，拽着哨岗时要穿的羊皮大衣“抢”了起来。当战友真正有困难，没有人会躲在后面。在玉科克边防连，上级机关尽最大努力让更多官兵从繁杂事务中解放出来，担负执勤任务。暖气全部换成电锅炉，司炉工不再需要一夜四五次起床加煤；温室大棚自动化，养殖员不再为挑水烦恼；二线监控实现全覆盖，边情动态一览无余……准备打仗，不只是一句简单的口

号。新的时代要求每一名边防战士走上哨位时，都能保持冲锋的姿态。

大山里的人

边关，边关。边就是远，关就是险。选择了边关，就是选择坚守。从玉科克边防连走出的每一名官兵，因为在青春上刻下边防的印记，人生也拥有了别样的精彩。退伍老兵薛雷兵每隔一段时间，就会给连队打个电话。“真怀念在玉科克的日子。当兵，我一辈子不后悔。”他常常这样说。谁能想到，这位老兵差点没能走出玉科克。连队有一段防区，壁立千仞、高耸入云，是一处连动物都难寻踪迹的无人区。人均负重35公斤，攀登9处70度的悬崖，跨过30余道山梁，蹿过5条急流……这些数字，是当年无人区首次勘界的纪录。薛雷兵，正是勘界分队的队员之一。薛雷兵是军犬引导员，要走在队伍的最前面。由于地形复杂，再加上天气忽变，勘界分队在荒野里迷了路。战友们面面相觑：如果时间耽搁，补给就成问题；可万一走错路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一筹莫展之际，薛雷兵站了出来。“我带军犬打头阵，大家放心，绝对没问题。”他说。其实，薛雷兵心里也没底，但这件事实就是他的职责，他必须上。前方，尽是利石满布的石滩，薛雷兵顾不得腿上的阵阵疼痛，拿着地图一边对照，一边带队向前。经过两小时跋涉，队员们终于走出困境，到达界标。军犬凯迪由于长时间行走，四只爪子全被磨破，鲜血一滴一滴地流。薛雷兵瘫坐在地上，望着开胶的陆战靴，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。距薛雷兵离开连队，已过去5年。如今，连队原先的巡逻路已经修好通车，官兵勘界不再需要花上几天几夜。退伍后，薛雷兵常常梦回玉科克——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下午，战友们围着他坐成一圈，弹着吉他唱着歌。薛雷兵在自己最爱的军营里许下了一个生日愿望。清风徐来，歌声飘进每个人的心房……谁不知晓边关苦。2021年，连队老兵面临退伍，三分之二的人选择留队。戍守边防，许多人把根留在了这里。大家都说：“玉科克是自己的另一个家，谁会轻易离开自己的家？”今年植树节，连队向官兵征求意见：种什么树？大家一致给出答案：种柳树。柳，就是“留”。即使人离开，也会有亲手种下的树木矗立在这里，替自己守卫边防。官兵们精心为自己的树苗挑选位置，挖好树坑，仔细浇水，并用油漆写上自己的名字。“树长，我也长。等树长大了，我就退伍了。”无论多忙，列兵杨文博每天都要去给自己的柳树浇水。他说，看到了树，就好像看到正在成长的自己。来到玉科克，杨文博见到了温暖繁华的家乡所没有的景象：雪山、冰湖、旷野……来这里之前，家人只想让他来体验两年生活就走；来这里之后，他对着大山高声地呐喊：“我想留在这里！”这就是玉科克的兵。这就是漫漫边防线上最普通、最可爱的边防军人。



独家原创 第一视角

第1199期

